

一家初创企业在硅谷银行存款数千万美元，约占其资金的90%，这家企业“不得不为在几个月内解散整个公司做好准备”。一家初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说，该公司在硅谷银行的资本虽然比重较小，但整体数额巨大，相当于四五个月的语言流。此外，还有一些初创企业将所有资金都存在硅谷银行。

专注于以色列科技产业的组织“创业国度”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2年以色列仅初创企业投资就超过150亿美元，约有500家以色列公司与硅谷银行存在合作，相关资金高达数十亿美元。

对此，以色列财政部长比撒列·斯莫特里赫（Bezalel Smotrich）宣布，已经成立专门团队研究硅谷银行倒闭事件对以色列科技行业的影响，并制定援助建议计划。

此外，虽然以色列机构投资者目前未直接持有硅谷银行股份，但近年来一直在增加对科技行业的投资。根据机构投资分析平台SmartBull发布的数据，以色列机构投资者已向硅谷银行的投资基金等投资数亿美元，这些投资或卷入当前的“崩溃局面”。

以色列两大银行隆美银行和工人银行表示，会向无法借贷的以色列初创技术企业发放贷款。隆美银行称，在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接管硅谷银行资产前，该行成功协助客户从硅谷银行转移大约10亿美元至以色列。

丹麦市场的影响相对较小。

丹麦电商点评服务网站Trustpilot表示，它有3600万美元存在了硅谷银行，已有1800万美元从该银行转出。

## 亚洲市场的蝴蝶效应

硅谷银行的倒掉，让欧美市场一片哀嚎，亚洲市场也未能幸免。

据彭博社报道，多家亚洲公司曾披露在美国硅谷银行有存款，日本软银集团可能是受硅谷银行破产影响最大的公司。

据悉，日本软银集团在技术领域进行了巨额投资，该集团在美国硅谷银行既有存款，也有来自该银行的贷款，可能面临现金流紧张的风险。

除了软银集团，日本三井住友集团、韩国退休金管理机构“韩国国民年金公团”、澳大利亚会计软件提供商Xero、澳大利亚软件提供商SiteMinder以及印度游戏开发商Nazara Technologies，都在硅谷银行有存款。

其中，截至2022年第四季度末，三井住友集团持有硅谷银行金融集团0.29%的股份；“韩国国民年金公团”持有硅谷银行金融集团0.17%的股份；Xero与硅谷银行在美国和英国均有业务关系，截至3月10日，

其在硅谷银行的存款约为500万美元；SiteMinder在硅谷银行和硅谷银行英国公司的现金存款约为1000万澳元；Nazara Technologies在硅谷银行的存款约为780万美元。

印度信息技术部部长拉杰夫·钱德拉塞卡（Rajeev Chandrasekhar）3月17日表示，印度初创公司在硅谷银行有大约10亿美元的存款，他已经建议印度当地银行向这些企业提供更多贷款。拉杰夫说：“问题是未来一个月，我们如何让初创公司向印度银行系统过渡，而不是依赖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且复杂的跨境美国银行系统？”为此，拉杰夫在一周之内会见了460多名利益相关者，其中包括受硅谷银行关闭影响的初创公司，并表示已将他们的建议转交给了财长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

硅谷银行事件对中国初创公司也产生了连锁反应。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中国初创公司拥有SVB账户。然而，消息人士指出，许多获得美国风投资金的中国初创公司往往都是从硅谷银行的银行账户开始的。

一位中国科技创业公司创始人

右图：日本软银集团可能是受硅谷银行破产影响最大的公司。

